

敦煌、西藏西部早期 恶趣清净曼荼罗图像探析*

王瑞雷

内容提要 《恶趣清净怛特罗》多用于丧葬仪礼，自吐蕃时代已被翻译成藏文并收录于当时王室公认的译经典籍《丹噶目录》中。在现存的新旧两个译本中，尤其是属恶趣清净怛特罗新译本中，九佛顶曼荼罗图像在吐蕃占领期的敦煌、西夏时期的榆林3窟及西藏西部的帕尔噶尔布等诸多石窟寺院中均有发现。本文拟据此并结合汉藏佛教史籍中与恶趣清净新译派九佛顶曼荼罗有关的文献，探讨属恶趣清净系九佛顶曼荼罗图像的配置及该曼荼罗在敦煌、西藏西部各时期思想功能的转变。

关键词 恶趣清净怛特罗 九佛顶曼荼罗 榆林3窟 帕尔噶尔布石窟

一 恶趣清净怛特罗及所含曼荼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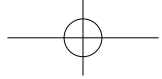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作为超度仪轨的《恶趣清净怛特罗》，其作用是通过诵念或以图绘的形式引导死者脱离恶趣，并从中获取加持，证得解脱，最终转生天道。该经的形成深受《金刚顶经》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大日经》的影响^①，被认为是《金刚顶经》第二章“降三世品”、第三章“遍调伏品”的释怛特罗^②，其所含曼荼罗与《降三世轨》、《理趣经》中的八辐轮曼荼罗属于同一个系统^③。在内容上，该经典论及了地狱、饿鬼、畜生等恶趣净化的思想与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常于葬礼上被诵念或被绘制成曼荼罗图像用以悼念亡灵，对西藏的丧葬仪礼及供养法影响颇大。

*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七至十三世纪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项目编号: 14ZDA11)成果之一。

① 頼富本宏:《インド・ラダック地方のラマ教美術調査報告》(下)、《仏教芸術》通号125, 頁44, 1979年。

② 高橋尚夫:《Savadurgatipariśodhana-tantar(一)—梵文テキストと和訳—》、《壬生台瞬博士頌寿記念——仏教の歴史と思想》1985年; 田中公明:《曼荼羅イコロジー》, 平河出版社, 頁251, 1999年。

③ 酒井真典:《恶趣清浄軌について》、《密教文化》第123号, 頁1-2, 1978年。



该经典在藏文《大藏经》中有新旧两个译本¹¹，旧本译自8世纪中叶，新本译自12世纪末¹²。其中，新译本相当于宋法贤翻译的《佛说大乘观想曼荼罗净诸恶趣经》¹³，但两者内容略有区别，藏文译本更忠实于梵文原典，而汉译本仅为抄译，且偈文冗长¹⁴。

新旧两译本在内容上相差不大¹⁵，旧译本中所含曼荼罗数目共有12个，新译本中11个¹⁶。旧译本中所含曼荼罗有：普明大日如来曼荼罗、释迦牟尼身密曼荼罗、金刚手曼荼罗、四大天王曼荼罗、十护方曼荼罗、八曜星曼荼罗、八怖畏曼荼罗、八大天曼荼罗、无量寿佛曼荼罗、法轮曼荼罗及忿怒火焰曼荼罗，其中忿怒火焰曼荼罗在新译本中没有出现。另外，旧译本中位于首列的普明大日如来曼荼罗在新译本中被替换成九佛顶曼荼罗，该曼荼罗是旧译本中释迦牟尼身密曼荼罗的变体，不同之处在于释迦牟尼身密曼荼罗中不含九佛顶曼荼罗中新增的内四供养菩萨和十六大菩萨¹⁷。

单凭《恶趣清净怛特罗》仪轨自身的简略记述是难以构成曼荼罗尊格群的，我们今天得以发现的与《恶趣清净怛特罗》相关的曼荼罗，都是从后世阿闍黎对该仪轨所做的注疏书中衍生出来的，且这些注疏书主要是以解说曼荼罗图像为主体。在德格版藏文《大藏经》中共收录了16份与《恶趣清净怛特罗》相关的仪轨（德格Nos.2624—2639），这些仪轨均与布顿在《丹珠尔目录》中所列出来的16种《恶

〈1〉 旧译本：梵*Sarvadurgatipariśodhanatejorājasya tathagatasya arhtāosamyaksambuddhasya kalpa*，藏： *De bzhin gshegs pa dgra bcom pa yang dag par rdzogs pa'i sangs rgyas ngan song thams cad yongs su sbyong ba gzi brjid kyi rgyal po'i brtag pa phyogs gcig pa zhes bya ba*，《清净一切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的恶趣威光王仪轨》（德格No.483、北京No.116）。由寂藏（Śāntigarbha）、胜护（Jayaraksita）共译，仁钦乔（Rin chen mchog）校订。新译本：梵*Sarvadurgatipariśodhanatejorājasya tathagatasya arhtāosamyaksambuddhasya kalpaikadeśa*，藏： *De bzhin gshegs pa dgra bcom pa yang dag par rdzogs pa'i sangs rgyas ngan song thams cad yongs su sbyong ba gzi brjid kyi rgyal po'i brtag pa phyogs gcig pa zhes bya ba*，《清净一切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恶趣威光王仪轨一份》（德格No.485、北京No. 117）。Devendradeva、吉祥智（Mañiśāstrijñāna）、洽译师法祥（Chos rje dpal）共译。

〈2〉 頼富本宏：《密教仏の研究》页251，法蔵館，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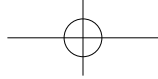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3〉 《大正藏》No.939。

〈4〉 酒井紫朗：《恶趣清浄軌について》、《密教文化》第123号，页2，1978年。

〈5〉 关于这个两译本内容的相异之处请参见：Skorupski, T. *The Sarvadurgatipariśodhana Tantra: Elimination of All Evil Destini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3, pp. x viii - x x iv.

〈6〉 关于新旧两个译本中所讲述的曼荼罗位置，请参看前掲頼富本宏《密教仏の研究》页250。关于新旧译本所述曼荼罗的藏译资料的对比研究，请参见：酒井紫朗：《恶趣清浄軌のマンダラについて》、《密教学会報》通号17/18，页14—18，1980年。

〈7〉 一般而言，在释迦牟尼身密曼荼罗中均不含内四供养菩萨和十六大菩萨，但也有特例，如在觉密（Buddhaguhya）的注释（《藏文大藏经》北京版No.3455）中，包含有内四供养和十六大菩萨。详见田中公明：《敦煌出土の恶趣清浄曼荼羅儀軌と白描圖像》、《敦煌 密教と美術》页95注释6，法蔵館，2000年。



趣清净怛特罗》仪轨一致⁴¹。其中对整个怛特罗全文作了注疏的有五部⁴²，这五部均是对旧译本的注疏，同时也是对旧译本中所含十二个曼荼罗图像的描述。

此外，11至12世纪初，印度密教大成就者无畏生护(Abhayakaragupta)在他的图像志《究竟瑜伽鬘》(Niṣpannayogavali)第22章中对九佛顶曼荼罗的配置及尊格特征作了详细的解说⁴³。12世纪后半期至13世纪初，活跃于印度及尼泊尔的密教大成就者米扎(Mitrayogin)在其成就法《现观真珠鬘》(Abhisamayamuktāmālā; mNgon par rtogs pa mu tig gi phreng ba)⁴⁴中所讲述的108个曼荼罗中均含有对旧译派中的普明大日如来曼荼罗和新译派中的九佛顶曼荼罗的图像描述⁴⁵。13—14世纪藏传佛教集大成者，夏鲁寺主持布顿在《释曼荼罗之日光品·自性根本续摄部族曼荼罗之庄严》(dKyiil 'khor gsal byed nyi ma'i 'od zer zhe bya ba'i skabs dang po las rtsa rgyud de nyid bsdus pa'i dkyil 'khor gyi bkod pa bzhugs so)中对与恶趣清净曼荼罗图像相关的文献资料作了概括总结⁴⁶。此外，在19世纪萨迦派高僧蒋扬洛特旺波(Jam dbyangs blo gter dbang po, 1847—1914)主持编纂的《续部总集》(rGyud sde kun btus)中亦含有与恶趣清净曼荼罗有关的仪轨书，据此仪轨绘制的139幅曼荼罗，收录于日本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西藏俄尔寺曼荼罗集》⁴⁷。

二 吐蕃占领敦煌期及榆林3窟西夏时期的恶趣清净曼荼罗

1. 吐蕃占领敦煌期的恶趣清净轨及曼荼罗

〈1〉 川崎一洋：《シャル寺のマンダラ壁画について(Ⅱ)：北堂の悪趣清浄マンダラを中心に》，《密教文化》第207号，页51，2001年。

〈2〉 这五部分别为，Buddhaguhya：《义字释》*Arthavyaṅjanavrtti* (德格版No.2624)，Kāmadhenu：《广释》*Tikā* (德格版No.2625)，Vajravarmaṇ：《好丽庄严》*Sundarālamkāra* (德格版No.2626)，作者不明：《光明庄严》*Ālokalamkāra* (德格版No.2627)，Ānandagarbha：《分别释》*Kalpatikā* (德格版No.2628)。其余的如Nos.2630-2634 (德格版)为普明大日如来曼荼罗，Nos.2635-2639 (德格版)为九佛顶曼荼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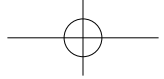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3〉 见《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丹珠尔No.3141, (phu函)，第39卷，页357—364，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4〉 见北京版藏文《大藏经》，丹珠尔No.5022，Vol.87，29.2.1-47.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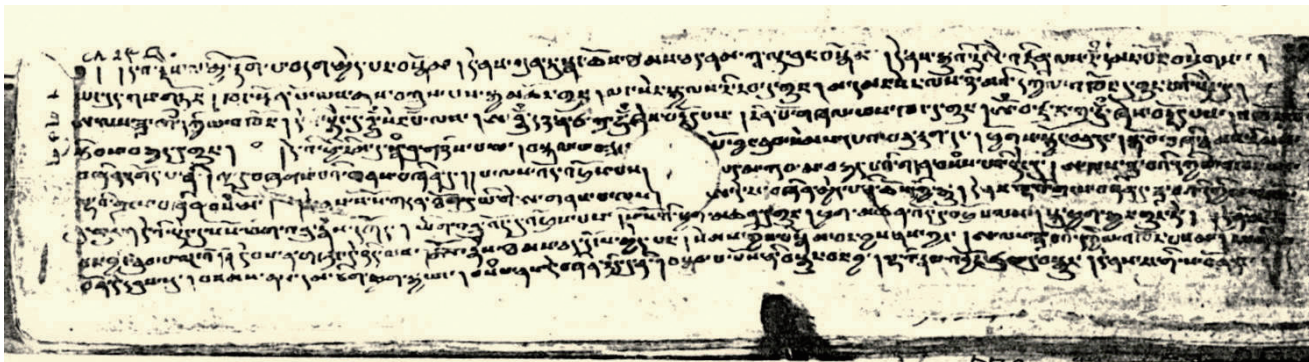
〈5〉 其中普明大日如来曼荼罗位于北京版藏文《大藏经》，丹珠尔No.5022，Vol.87，32.5.7-33.1.8；九佛顶曼荼罗位于No.5022，Vol.87，33.1.8-2.5。

〈6〉 在布顿著述的《释曼荼罗之日光品·自性根本续摄部族曼荼罗之庄严》中，布顿大师列举的、作为恶趣清净曼荼罗所依据的口诀及文献有：a、阿底峡(Atiśa, Jo bo rje)的口诀；b、仁钦桑布(Rin chen bzang po)的口诀；c、前弘期的旧注释；d、传阿闍黎庆喜藏(Ānandagarbha, Kun dga' snying po)的注释书《明灯》(gSal ba'i sgron me)；e、传金刚铠(Vajravarmaṇ, rDo rje go cha)的注释书《好丽庄严》(*Mdses pa'i rgyan*)；f、注释书《光明庄严》(*sNang ba'i rgyan*)，作者不详。详见Lokesh Chandr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u-ston*. Part17 (TSA). Śata-pitaka Series vol.57,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an Culture, 1968, 356.3-4.

〈7〉 bSod nams rgya mtsho & M.Tachikawa, *The Ngor Mandalas of Tibet: Plates & Listings of the Maṅḍala Deities*, Bibliotheca Codicum Asiaticorum 2&4,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Tokyo, 1989, 1991.在该书中，九佛顶曼荼罗位于第39页。



〔图一〕恶趣清净曼荼罗仪轨
大英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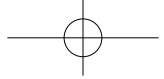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文献图像资料中，与恶趣清净曼荼罗相关的有写本Stein No.579〔图一〕、卷本PT.37、白描曼荼罗图像Pelliot Chinois No.3937和种子曼荼罗图像Pelliot Tibétain No.389。其中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用乌梅体书写的藏文写本《恶趣清净怛特罗》Stein No.579呈长条形，长6.7厘米、宽30厘米、总计18叶。该写本所描述的曼荼罗中，八佛顶的配置、四维仅绘外四供养菩萨而未画内四供养菩萨的诸特征，与旧译本中的释迦牟尼身密曼荼罗相近，而第二院中的贤劫十六尊菩萨则更接近于新译本中的九佛顶曼荼罗¹⁾。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属恶趣清净系的白描曼荼罗Pelliot Chinois No.3937〔图二〕长59.8厘米、宽43厘米。中央呈八辐轮形，是由释迦牟尼、八佛顶、贤劫十六尊、内四供养菩萨和八吉祥女等41尊构成。种子曼荼罗Pelliot Tibétain No.389〔图三〕长40厘米，宽31厘米，和Pelliot Chinois No.3937相同，同为八辐轮形曼荼罗。分别由释迦牟尼、八佛顶、贤劫十六尊、外四供养菩萨和四摄菩萨构成。该曼荼罗中的尊格形象和曼荼罗的结构线均用浅红色的线条勾勒。此外，在尊格的周围有用墨书乌梅体题写的各尊尊神的种子和真言，且在曼荼罗的上下方亦有用乌梅体书写的藏文题跋。

在种子曼荼罗中省略内四供养菩萨仅绘外四供养菩萨的配置方式，与写本Stein No.579中对尊格配置的描述很相近，而主尊为一面二臂，两手结禅定印的如来形制则与白描曼荼罗Pelliot Chinois No.3937的主尊一致。另外，在白描曼荼罗Pelliot Chinois No.3937中其主尊的左肩上方有用汉字书写的“盧”字，背面亦有用墨书题写的“盧舍那佛”〔图四〕字样。一般情况下，释迦牟尼身密曼荼罗和九佛顶曼荼罗的主尊均为转法轮印的释迦牟尼佛或释迦狮子佛²⁾。在敦煌，类似于释迦牟尼身密曼荼罗或九佛顶曼荼罗的主尊结禅定手印实属特例，在该处特意强调卢舍那佛，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敦煌华严宗盛行，而《华严经》中的教主卢舍那佛与胎藏界大日如来相融合的现象，也反映了带有藏密意味的恶趣清净怛特罗系的曼荼罗与当时汉地敦煌流行的华严、胎藏之相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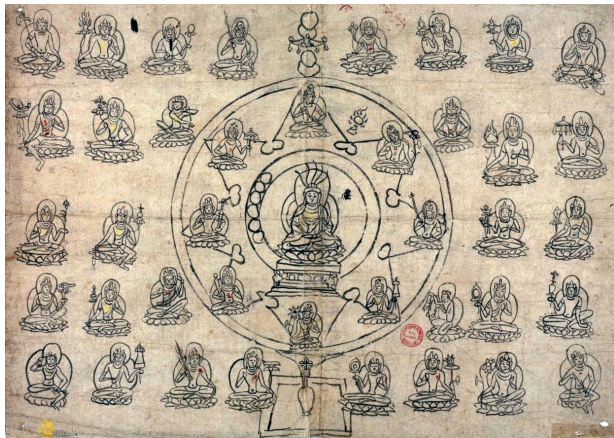
〈1〉 田中公明：《敦煌出土の悪趣清浄曼荼羅儀軌と白描図像》、《敦煌 密教と美術》页86，法蔵館，2000年。

〈2〉 在《究竟瑜伽鬘》(Nispannayogavali)第22章九佛顶曼荼罗篇中，其主尊也被称之为大日如来，但在图像描述上则为释迦牟尼形。详见前揭《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丹珠尔No.3141.(phu函)，第39卷，页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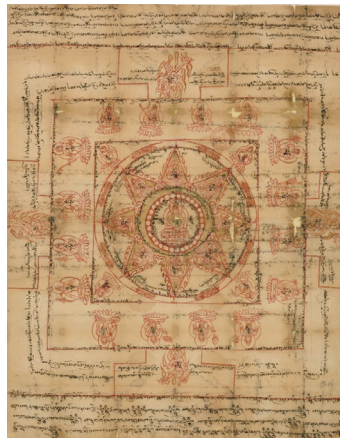
〔图二〕恶趣清净曼荼罗白描图像

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采自国际敦煌项目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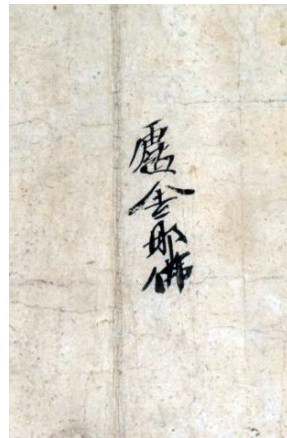
〔图三〕恶趣清净种子曼荼罗白描图像

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采自国际敦煌项目网



〔图四〕墨书题写“卢舍那佛”

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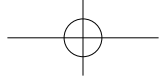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藏文写本Stein No.579为吐蕃时期《恶趣清净怛特罗》系的曼荼罗仪轨，其内容与今天西藏所传的仪轨及图像具有很多相一致的地方。其中白描曼荼罗Pelliot Chinois No.3937 与种子曼荼罗Pelliot Tibétain No.389基本上是基于同一写本Stein No.579绘制的，但三者之间也存在相异之处：（一）Pelliot Chinois No.3937与Pelliot Tibétain No.389虽然图像中央均采用了八辐轮形的构图方式，但一个是尊形曼荼罗而另一个是种子曼荼罗；（二）在写本Stein No.579所记载的尊格群中有八吉祥女，这点与白描曼荼罗Pelliot Chinois No.3937相同；（三）白描曼荼罗Pelliot Chinois No.3937中绘有内四供养菩萨，而写本Stein No.579和种子曼荼罗Pelliot Tibétain No.389则绘有外四供养菩萨。旧译派释迦牟尼身密曼荼罗一般省略内四供养仅画外四供养，而在新译派九佛顶曼荼罗中，内外四供养菩萨均被画出。

此外，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编号为P.T.37号的卷子，不但记录了与恶趣清净系曼荼罗有关的图像，而且指明了该曼荼罗的功能及用途。其中第二部分《开示净治恶趣曼荼罗四门》(Ngan cong rnam par sbong ba'i dkyil 'khor sgo bzhi bstan par bya ba)^{〔1〕}〔图五〕谈到礼拜曼荼罗某一大门时所作的祈愿，如“到达东门时，做于此诸相顺之祈愿，于世尊释迦牟尼、八大顶髻等之大坛城，对违背者誓言处(做忏悔)。亡者名某某虔诚敬礼，供奉之上之供品，无上之供品。诸圣者能净治恶趣的坛城，按经典制作，吾等诸人发菩提心，使亡者某某的二障净化，二大资粮圆满，愿获大圆满境和不动佛位”^{〔2〕}。依次在南门、西门、北门礼拜，分别能获得宝生佛位、无量寿佛位和不空成就佛位。该卷子篇幅虽短，但提出了四佛的具体方位及为亡者按经典绘制恶趣清净曼荼罗的用意，即通过绘制这一曼荼罗，迎请一切诸神，为亡者净诸恶趣，愿生于善趣天界，获得正觉佛位。这可能是恶趣清净轨及与之相关的图像在敦煌流行的原因吧。另外，在该卷子的最后部分共绘制了十幅单体人物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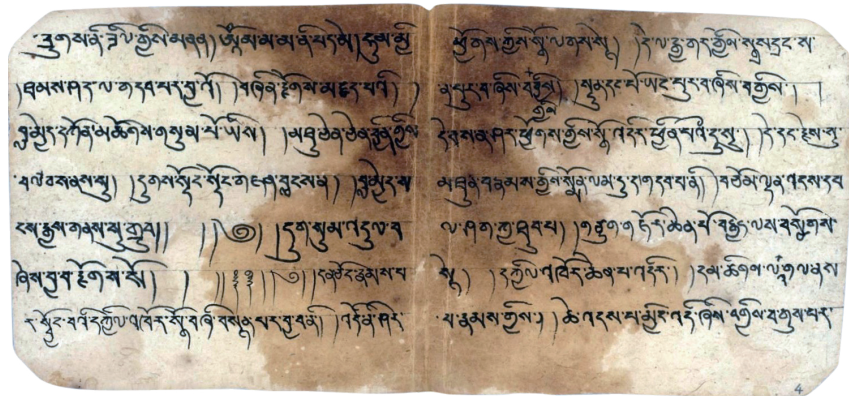
〔1〕 藏文原文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第一册，页201—20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 此卷子的翻译详见才让：《法藏敦煌藏文佛教文献P.T.37号译释》，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21—225，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



〔图五〕开示净治恶趣曼荼罗四门

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采自国际敦煌项目网



〔图六〕饿鬼

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采自国际敦煌项目网



〔图六〕，人物造型诡异奇特，獠牙切齿，身姿扭曲，疑似地狱饿鬼。

2. 榆林3窟西夏期的九佛顶曼荼罗

汉藏之界的党项人，是极善于学习他民族文化并将其优秀部分吸纳融入自己文化当中的民族。在汉藏文化交流中，西夏民族起到了搭建桥梁的作用。西夏王朝的建立经历了众多的磨难，从唐时党项人在吐蕃势力挤压下多次辗转迁徙，五代时与诸藩镇政权的周旋直到李元昊建立大夏国，可以说是从列强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这种社会特征造就了西夏佛教显著的特点之一，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高度的包容性。同时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兼收并蓄地融合在一起^{〔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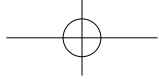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1032年后的两百年间，西夏人控制了丝路沿线的敦煌，在此范围的莫高窟、榆林窟、东西千佛洞及五个庙等石窟内均留有自己的佛教遗存。这些壁画融入了各民族的佛教理念和艺术特征，其中，榆林3窟是将与汉传大乘佛教紧密相连的经变、华严思想以及带有藏密色彩的曼荼罗壁画完美结合的综合性石窟。

属恶趣清净系的九佛顶曼荼罗绘于该窟的南壁西侧，该曼荼罗早年被敦煌研究院比定为胎藏界曼荼罗^{〔2〕}。2009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学者田中公明先生将其判定为恶趣清净系的九佛顶曼荼罗(Nine Uṣṇiṣa Maṇḍala)^{〔3〕}。之后，2010年敦煌举办的“2010敦煌论坛：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国际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考古所的刘永增先生对该曼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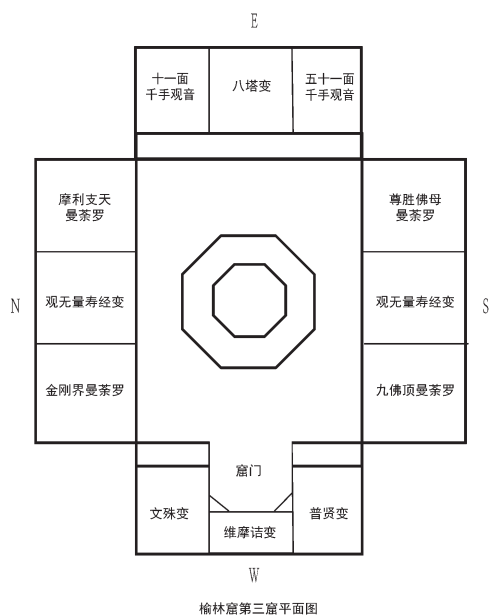
〔1〕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页191—192，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154，文物出版社、日本平凡社，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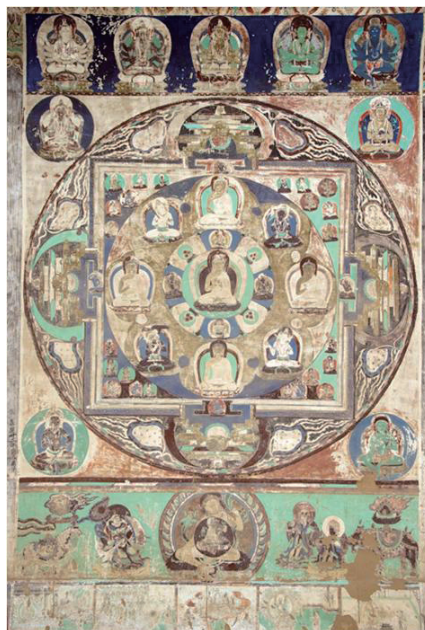
〔3〕 Kimiaki TANAKA, *On the So-called Garbhadhatu-maṇḍala in Cave No.3 of An-xi Yu-lin Cave*, The Eastern Institute, Tokyo. 该论文收于《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出版。



〔图七〕榆林窟3窟窟内平面分布图



〔图八〕九佛顶曼荼罗——榆林三窟南壁
采自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敦煌密教画卷》页221，图195，商务印书馆，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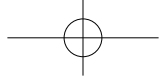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罗又作了补充说明^{〔1〕}。有关该曼荼罗的图像配置，两位学者已作过深入讨论，兹不赘述。

在此，笔者仅就将系恶趣清净范畴的九佛顶曼荼罗置入此窟的寓意及思想略作探析。前文已指出，作为超度仪轨的恶趣清净曼荼罗的根本宗旨是为亡者杜绝三恶趣(地狱、畜生、饿鬼)，试图通过图像或真言的形式，护持已故的亲人离苦得乐，生于善趣天界或诸上净土处。饶有意味的是，在榆林三窟〔图七〕南壁西侧九佛顶曼荼罗〔图八〕的右侧(南壁中央)为观无量寿经变，再右侧为佛顶尊胜佛母曼荼罗，三者皆处于南壁。佛教净土宗讲，因诵念《观无量寿经》者去世后能往生于西天极乐世界，故此经在汉及党项民族间广泛盛行^{〔2〕}，自唐以来以这种题材的大型经变画亦普遍流行^{〔3〕}。那么这三铺壁画处于同一窟内并列于同一墙面的原由究竟在何处呢？

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卿传教大师臣法天奉诏译《佛说一切如来乌瑟膩沙最胜总持经》有这样的记载^{〔4〕}：

- 〔1〕 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页231—235，甘肃教育出版社，2012年。
- 〔2〕 在藏传佛教中亦有对往生极乐净土的信仰，宗喀巴大师所作的《往生极乐净土愿》即为藏传佛教徒日常诵念的五大愿文之一。
- 〔3〕 甘肃永靖炳灵寺建造于西秦建弘元年的109窟北壁无量寿佛龕为北传佛教目前所知最早的净土造像，其中就有代表往生的莲花化生图像。见赖鹏举：《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法》页109，日本财团法人圆光佛学研究所，2002年。
- 〔4〕 《大正藏》第19册 No. 0978，页409。



尔时无量寿如来。复说成就幀像之法。令诸众生获寿无量。远离轮回。解脱众苦。先用童女洁净合线。尺寸依法织成素帛。用上好彩色画彼乌瑟膩沙最胜总持功德形像并微妙字。用像安于塔内。

这里的乌瑟膩沙最胜总持功德形像，就是指佛顶尊胜佛母像，把这些像安置于塔内的作用是延寿，并使一切所求无不成就，且“人命终不生地狱畜生焰魔罗界恶趣之中，如蛇蜕皮即得生于极乐佛刹，获大果报，受胜妙乐，说不可尽”¹。日本学者佐佐木大树指出，佛顶尊胜陀罗尼与无量寿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他所统计出来的数据附录来看，汉译本《佛说一切如来乌瑟膩沙最胜总持经》与无量寿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²。另，在汉译本所记载的与佛顶尊胜相关的24份陀罗尼经咒中，均陈述了诵念或修持佛顶尊胜者，方能脱离恶趣，往生善界或净土世界，哪怕是能沾点佛顶尊胜佛塔尘埃者，亦能净除恶趣，即得生天受胜妙乐，亦随意乐往生净土。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诃罗奉制译《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经》中也有相关的记载³：

佛告天地若人初亡及亡已久。有人以此陀罗尼咒。咒黄土一把满二十一遍撒其垓上。而是亡者既得往生十方净土。若亡者灵魂已入地狱畜生饿鬼阎罗趣者。咒土粘骨便得解脱。即舍恶趣而得天生……

又，罽宾国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载⁴：

尔时如来顶上放种种光。遍满十方一切世界已。其光还来绕佛三匝。从佛口入。佛便微笑告帝释言。天帝有陀罗尼名为如来佛顶尊胜。能净一切恶道。能净除一切生死苦恼。又能净除诸地狱阎罗王界畜生之苦。又破一切地狱能回向善道。天帝此佛顶尊胜陀罗尼。若有人闻一经于耳。先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悉皆消灭当得清净之身。随所生处忆持不忘。从一佛刹至一佛刹。从一天界至一天界。遍历三十三天。所生之处忆持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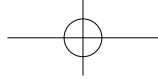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从这些早期的经典中我们发现，恶趣清净、佛顶尊胜佛母与净土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佐佐木大树先生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恶趣清净怛特罗中存在的因缘关系亦作过对比研究，他发现在

〈1〉 《大正藏》第19册 No. 0978，页409。

〈2〉 对汉文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的归纳，详见佐々木大树：《仏頂尊勝陀羅尼概観》，《现代密教》第20期，页213—217，2009年。

〈3〉 《大正藏》第19册 No. 0970，页360。

〈4〉 《大正藏》第19册 No. 0967，页350。



藏译本中有四份与佛顶尊胜相关的仪轨⁴¹，其中均记载了无量寿如来为了让死者能顺利往生极乐世界，而特意嘱咐观自在菩萨念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例证。此外，在藏译本恶趣清净怛特罗中也详述了类似内容：主人公天子七日前已命终，通过诵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恶趣清净怛特罗抑或通过修持与此经相关的曼荼罗，则可回避恶趣，转生兜率天⁴²。由此看来，此窟中的恶趣清净曼荼罗与佛顶尊胜佛母曼荼罗的主要功能是为亡者净除恶趣，帮助已故的亲人往生于善界或乐住于极乐净土世界，而南壁正中央的观无量寿经变图正是为了圆满亡者家属之夙愿而为死者设定的最佳归宿。

3窟北壁的东侧为摩利支天曼荼罗。在早期的经典中摩利支天亦有息灾、增益、怀爱及降伏四法之功能。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奉诏翻译的《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就有相关记载⁴³：

佛告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知彼摩利支天名者。应作是言。我弟子某甲知彼摩利支天名故。无人能见我。无人能知我。无人能捉我。无人能害我。无人能欺诳我。无人能缚我。无人能债我财物。无人能责罚我。亦不为怨家能得我便。此咒有大神力。所作成就。破一切恶。若用结界百由旬内一切诸恶无敢入者。

从中可以看到，修持摩利支者可以破除一切恶趣，并能满足行者所求的种种正确及善性之心愿。

北壁的中央仍是一幅观无量寿经变图，经变图的右侧(西北侧)为金刚界曼荼罗，金刚界曼荼罗正对南壁西侧的九佛顶曼荼罗，这两部曼荼罗都与《金刚顶经》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属恶趣清净怛特罗系的九佛顶曼荼罗是在《金刚顶经》的五部体系基础上整合、改良完成的，均属于瑜伽续部曼荼罗，两者在密教典籍的生成及分类上有其共性⁴⁴。此外，金刚界曼荼罗也存在荐亡、忏悔和净除恶趣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集中在《初会金刚顶经·金刚界品》的第二份《金刚秘密曼荼罗广大仪轨分》中；金刚手菩萨示现成大忿怒相，将大自在天等极恶有情调伏，并使其归命佛法僧宝，诸种恶趣悉得清净，转生大日如来净土，得获一切如来最上悉地⁴⁵。金刚界曼荼罗的这种施舍忏悔、净除恶趣的功能尤其受到西夏臣民的大力推崇，以至于该仪轨在民间法会仪式中广为流行，其中西夏护国仁王寺法师不动金刚依据不空译本重新编集的《瑜伽集要燄口施食仪》是为典型。《瑜伽集要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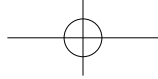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1> 见德格版《西藏大藏经》No.594、595、596、598；北京版《西藏大藏经》No.199、197、201、200。

<2> 详见佐々木大树：《仏頂尊勝陀羅尼の因縁譚をめぐる一考察—特に「悪趣清浄タントラ」との関係を中心に—》、《密教学研究》第43号，页55—67，2011年。

<3> 《大正藏》第21册 No. 1255a，页259。

<4> 前掲田中公明：《曼荼羅イコロジー》頁176。

<5> (宋)施护译：《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卷九、十，收于《大正藏》No.882。关于《真实摄经》与荐亡主题的关系研究，可参见 Steven Neal Weinberger, *The Significance of Yoga Tantra and the Compendium of Principle (Tattvasamgraha Tantra) within Tantric Buddhism in India and Tibet*, a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3. pp.194-196.



口施食仪》中记载若行者在清净道场中设立金刚界曼荼罗一心供奉，并通过口诵真言、手结印契，诸种恶业便可得以清净，广大有情众生可不受轮回诸恶苦果¹。

该窟的正壁中央是象征涅槃的“八塔变”图像，两侧为十一面千手观音和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八塔变”图像多流行于宋辽西夏时期，特别是在西夏深受弘法者的青睐，频繁出现于石窟及唐卡中²。原本作为佛陀释迦牟尼生平故事中八个场景的“八塔变”，也存在“若有婆罗门及善男子善女人等，发大信心修建塔庙承事供养，是人得大利益、获大果报、具大称赞、名闻普遍甚深广大，乃至诸苾芻亦应当学。复次诸苾芻，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八大灵塔，向此生中至诚供养，是人命终速生天界”³的荐亡往生功效⁴。而“八塔变”两侧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和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其经典中更强调念诵此经咒的人其命终后会得到善益果报⁵。

从该窟整体壁画构思来看，“荐亡”、“往生”和“净土”应为其主导思想。工匠们精心构思的壁画中渗透着供养者们开凿此窟的思想动机，该窟很可能是为当时统治河西走廊地区的西夏统治者抑或一位重要官员所修建的功德窟。虽然因史料不足，关于窟主人到底是谁的问题暂时难以判定，但恶趣清净系九佛顶曼荼罗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无疑是为了这位亡故的人净除地狱恶趣，护持他顺利往生于善趣天界或净土世界。

三 西藏西部帕尔噶尔布及卡俄普石窟中的九佛顶曼荼罗

属恶趣清净系的九佛顶曼荼罗不仅盛行于吐蕃占领期的敦煌和西夏时期的榆林窟，在同期或稍晚，这种题材的曼荼罗壁画也流行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诸多石窟和寺院中。

帕尔噶尔布石窟遗址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卡孜乡帕尔村境内，20世纪九十年代，四川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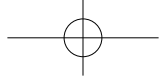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1〉 (唐)兴善寺三藏法师不空译，(西夏)护国仁王寺法师不动金刚重集《瑜伽集要缽口施食仪》，收录于台北版《电子佛典集成》卷一，第19册，NO. B047，页201—212。

〈2〉 关于“八塔变”图像的探讨，详见谢继胜、常红红：《莫高窟76窟〈八塔变〉及相关的几个问题——11—13世纪中国多民族美术关系史研究》，见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十三辑，2011年12月。

〈3〉 (宋)迦湿弥罗人法贤(天息灾)译：《佛说八大灵塔名号经》(gNas chen po brgyad kyi mchod rten la bstod pa)，《大正藏》第32册 No. 1685，页773。

〈4〉 这一题材在西夏时期得到广泛的流传，其原因或许与增福延寿、净治恶趣有关。1196年罗皇后为悼念仁宗(1139—1193)去世三周年而施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卷末，就有“(太后)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七千七百七十六帧”的记载。见[俄]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页28附图，此卷编号为TK-98。

〈5〉 (唐)玄奘译《十一面神咒心经》记载有念诵该经咒者现世可复得四种功德胜利，分别为“一者临命终时得见诸佛，二者终不堕诸恶趣，三者不因险厄而死，四者得生极乐世界”。见《大正藏》第一卷，第20册，No.1071。



学和中国藏学研究所等四家单位联合对该石窟进行发掘，并发表了考古调查报告¹，报告对裸露于崖面上的最高处的四个洞窟(编号为ZKPK1—4)的形制构造和残存壁画作了测绘和图像辨析，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壁画图像至今还未公布。

年代下限不晚于13世纪的卡俄普石窟²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扎达县象泉河流域香孜乡的乡巴村境内。石窟坐北朝南，现存大部分为已废弃的僧禅窟，留有壁画遗存的仅有礼佛窟，窟内以曼荼罗壁画为主。

关于帕尔嘎尔布石窟编号为K1窟东壁的这幅曼荼罗[图九]，原报告作者定为金刚界曼荼罗³，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罗炤先生将其判定为胎藏界曼荼罗⁴。随后，霍巍教授在论文《对西藏西部新发现的两幅密教曼荼罗壁画的初步考释》中将该曼荼罗与卡俄普礼佛窟东壁上的曼荼罗[图十]比定为后期密教《恶趣清净怛特罗》中的普明曼荼罗，视主尊为毗卢遮那佛(普明大日如来)⁵。笔者对此略存疑，拟结合具体图像对此曼荼罗再作考察分析。

帕尔嘎尔布石窟编号为K1窟东壁的这幅曼荼罗由四重37尊尊神构成[图十一]，名称详见[附表一]。主尊释迦牟尼佛[图十二]位于曼荼罗中央，肌肤色呈黄褐色，一面两臂，胸前结说法印。黑色的螺髻上嵌有宝珠，身着红色袒右袈裟，结金刚跏趺坐于狮子座之上。两脚掌朝上，脚心呈红色。其中主尊的基座及背龕为典型的印度波罗式样，背龕顶部的中央为金翅鸟，穹窿形的头光两侧为摩羯鱼，台座柱子两侧的最下方为白象，狮羊的两肢矗立于白象的头部和臀部，嘴衔宝链。第二重由八瓣莲花构成，四方莲瓣内分别绘有金刚杵(东)、宝(南)、莲花(西)、羯磨(北)，为四波罗蜜的三昧耶形，四维均由呈不同形状的宝珠构成。第三重的八莲瓣之内绘有八佛顶，均正面向观者，四方中的东、南、西、北方分别为金刚大佛顶、宝佛顶、莲花佛顶和羯磨佛顶，这四尊佛顶为金刚、宝、莲花、羯磨四部佛顶，在图像志特征上和金刚界四佛几乎一致⁶。四维的东南、西南、西北、东北依次为光佛顶、宝幢佛顶、利佛顶和白伞盖佛顶。第三重圆外有一道金刚环，金刚环外的第一道金刚围墙的内四角为内四供养女菩萨，分别为金刚嬉、金刚鬘、金刚歌和金刚舞。第四重东、南、西、北四方为十六大菩萨，东方为慈氏菩萨、不空见菩萨、除一切罪障菩萨和除一切忧暗菩萨，南方为香象菩萨、勇猛菩萨、虚空藏菩萨和智幢菩萨，西方为甘露光菩萨、月光菩萨、贤护菩萨和炽盛光菩萨，北方为

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文物》2003年第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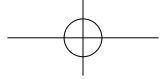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卡俄普与西林衮石窟地点的初步调查》，《文物》，2007年第6期。

3) 见前揭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图十三。

4) 见罗炤：《关于西藏帕尔嘎尔布石窟的一幅壁画》，《文物》2004年第11期。

5) 见霍巍：《对西藏西部新发现的两幅密教曼荼罗壁画的初步考释》，《文物》2007年第6期。

6) 前揭田中公明：《曼荼羅イコノロジー》页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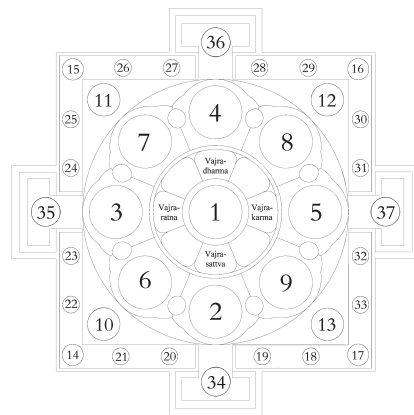
〔图九〕九佛顶曼荼罗——帕尔嘎尔布石窟K1窟东壁



〔图十〕九佛顶曼荼罗——卡俄普石窟礼佛窟东壁
采自《西藏阿里扎达县象泉河流域卡俄普石窟
与西林套石窟地点的初步调查》，《文物》2007
年第6期



〔图十一〕帕尔嘎尔布K1窟东壁九佛顶曼荼罗尊格配置图



金刚藏菩萨、无尽意菩萨、辩积菩萨和普贤菩萨。四角为外四供养女菩萨金刚花、金刚香、金刚灯和金刚涂。曼荼罗的四门各有四摄菩萨守护，分别为金刚钩、金刚索、金刚锁和金刚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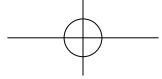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从现已公布的图片资料看，卡俄普礼佛窟东壁主体位置上的曼荼罗的东南角已经残损，但从残缺的图像中，我们依然能构架出该曼荼罗的尊格数应为37尊。画面中央的主尊释迦牟尼佛结金刚跏趺坐于莲花座之上，肉髻螺发，身着红色通肩袈裟，双手结说法印于胸前。第二重因残缺现存六尊尊格，根据曼荼罗的布局推断，应有八尊，为八佛顶。第三重仅存十六大菩萨中的九尊、内外供养菩萨各两尊及四门中的两守护尊。

普明大日曼荼罗是以普明大日如来为本尊的曼荼罗，主尊身色呈白色，四面两臂，结法界禅定印。四方东、南、西、北分别为一切恶趣清净王、宝幢、释迦族王及开敷花王，五佛的特征与金刚界五佛相异，与胎藏界五佛相近，但五佛坐具的标识却与《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中的记载一致^{〔1〕}。另外该曼荼罗的内侧四维借用了《秘密集会》系中的佛眼、摩摩枳、白衣和多罗四佛母。外侧呈十六辐轮形，其上部绘有与金刚界曼荼罗相同的十六大菩萨。再外侧的四维为八供养菩萨，四门为四摄菩萨。和九佛顶曼荼罗一样，普明大日如来的内院也是由37尊尊格构成，两者之间的唯一差异在于主尊和第二重及第三重中的眷属，其余眷属基本共用。

在帕尔嘎尔布石窟的东壁及卡尔普石窟东壁主体位置上的曼荼罗，其主尊皆为两手结说法印的释迦牟尼佛，并且在曼荼罗的第二重为八佛顶而非普明大日如来曼荼罗第二重中的另八位眷属。因此，无论是从曼荼罗的构成还是从现存尊格的图像特征来分析，该曼荼罗均应判定为恶趣清净新译派中的九佛顶曼荼罗为宜。

从图像志的角度比照分析，帕尔嘎尔布石窟东壁九佛顶曼荼罗的配置方位、尊格身色及持物等

〔1〕 前掲田中公明：《曼荼羅イコノロジー》頁176。



〔图十二〕主尊释迦牟尼佛



〔图十三〕九佛顶曼荼罗——东嘎3号窟窟顶



〔图十四〕九佛顶曼荼罗——阿奇寺三层佛堂西侧
采自SHAMBHALA LIMITED EDITIONS,
1996, P.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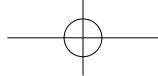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均与藏文新译本《清净一切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恶趣威光王仪轨一份》中对九佛顶曼荼罗尊格的描述相近。虽然在藏译本中只字未提四波罗蜜菩萨的尊形，然而与该译本出自同一梵文本的汉译本，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中却有四波罗蜜菩萨的简略概述¹¹：

如是轮辐之位。诸如来皆坐众宝莲华座。复次从心想出zhū□吽（引）tra□怛嚩（二合）hri□纒陵（二合）a□恶真言。从此真言出生四亲近菩萨。其身色仪相及手印相。并依法则。安于轮外四隅之位莲华月上座。

四亲近菩萨，亦称四波罗蜜菩萨，原指在金刚界曼荼罗成身会中位于中轮四方的金刚波罗蜜、宝波罗蜜、法波罗蜜和羯磨波罗蜜四尊菩萨，通常在图像实物中位于曼荼罗第二重的四维。起初，四波罗蜜菩萨仅象征四部中的“印”(mudrā)，因为“菩萨”(bodhisattva)或“女菩萨”(bodhisattvā)的形象还未出现。也就是说，四波罗蜜当初是象征金刚、宝、莲花、羯磨四部的“印”，后来才被拟人化、佛格化，并等同于佛母或明妃。在西藏所传的经典中，因流派和传承的相异，庆喜藏(Ānandagarbha)所著的《真性作光》(Tattvāokakarī)和《一切金刚出现》(Sarvavajrodaya)¹²等金刚界曼荼罗仪轨中，四波

〔1〕 《大藏经》第19册No. 0939，页89。

〔2〕 藏文记载为：rDo rje sems ma ni badma dang zla ba'i gdan gyi steng na rdo rje rtse lnga pa dmar po / rdo rje rin che ma la sog pa'i gdan yang de lta bu nyid yin par shes par bya ste / der rdo rje rin chen ma ni yin bzhin gyi nor bu ri po che ni rtse mo rdo rje rtse lnga pas mtshan pa'o / rdo rje chos ma ni padma 'dab ma bcu drug pa / mdog dkar dmar 'dab ma brgyad thur dud gyes pa / 'dab ma brgyad gyen du gyes pa / kha ma bye ba'i nang na rdo rje rtsi lnga pa chud pa'i / rdo rje las ni sna tshogs rdo rje rtse mo bcu gnyis pa kha dog lnga pa ste / de la dbus ni dkar po / mdun sdon po / gyas lo gser po / rgyab dmar po / gyon mar gad mdog can mo // 汉译：萨埵金刚女者，即莲花与月轮座之上红色五股金刚杵也；宝金刚女等之座，亦与上(萨埵金刚女座)相同；此宝金刚女，以如意宝珠尖端之五股金刚杵表之；法金刚女者，以红白之十六瓣莲花(八瓣向上、八瓣向下之未开莲花)中之五股金刚杵表之；业金刚女者，以五色之十二股羯磨杵表之，杵之中央为白色，前方为青色，右方为黄色，后方为红色，左方为绿宝石色。《真性作光》中的记述见北京版《西藏大藏经》No.3333.Vol.71，页185第4枚第7行至第5枚第2行，《一切金刚出现》中的记述见北京版《西藏大藏经》No.3339.Vol.74，页16第5枚第3行至第6行。



罗蜜菩萨依旧采用三昧耶的形式表现，省略了具体的尊格形象。

虽然汉译本《佛说大乘观想曼荼罗净诸恶趣经》中出现了对四波罗蜜菩萨的简约记述，但帕尔噶尔布石窟中的九佛顶曼荼罗图像受其影响的可能性极小。相反，在该曼荼罗主尊外周的四方出现呈三昧耶形的四波罗蜜菩萨这一个例，很可能是受庆喜藏将金刚界曼荼罗中的四波罗蜜菩萨用三昧耶形代替这一传承的影响。另外在印度译师法护(Dharmapāla)和11世纪西藏玛译师善慧(rMa lo tsā ba dge ba'i blo gros)翻译的《一切恶趣清净死尸护摩曼荼罗仪轨》⁴¹中也曾提到四亲近菩萨从大日如来心口中生成的这一迹象⁴²，但除此说之外该仪轨对曼荼罗其他尊格未做过多详述。因此，帕尔噶尔布石窟东壁、卡俄普石窟东壁主体位置及东嘎3号窟⁴³窟顶[图十三]上出现的带有四波罗蜜三昧耶形的九佛顶曼荼罗，很可能是依据藏文新译本《清净一切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恶趣威光王仪轨一份》绘制的。

除此之外，建于13世纪初的阿奇寺第三层佛殿西侧的九佛顶曼荼罗⁴⁴[图十四]主尊外周的四方，未出现四波罗蜜菩萨，而在东方的莲瓣上则绘有般若波罗蜜多菩萨(Prajñāpāramitā)，这种现象实属特例，其意蕴暂无从解释。

四 结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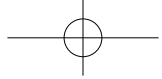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吐蕃时期随着佛教的导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基本的佛教理念逐渐深入到整个社会，佛教中的生死观、往生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吐蕃人的丧葬习俗，并于8世纪中叶出现了以净除恶趣、超度亡灵为目的的《恶趣清净怛特罗》轨。该仪轨兼具曼荼罗的图像样式，以“迎请一切诸神，令入于坛城(曼荼罗)，对亡者授于灌顶，则可从恶趣中解脱，生于善趣天界或诸上界处，一切成就亦能获

〈1〉 Ngan song thams cad yongs su sbyong ba'i ro'i sbyin sreg dkyil 'khor gyi cho ga, 德格版No.2637, 北京版No.3462。

〈2〉 “rNam par snang mdzad du gyur pa'i snying ga nas grogs po sprul nas……”见: Ngan song thams cad yongs su sbyong ba'i ro'i sbyin sreg dkyil 'khor gyi cho ga, 德格版No.2637, 第214a叶。

〈3〉 Helmut E.Neumann & Heidi A.Neumann, *Wall Paintings of The Dungkar Caves three and four: Iconography and Style*. 此论文为赫尔穆特·F·诺依曼在“第五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 2012年)上的发言稿。

〈4〉 Roger Goeppe, *Alchi: Ladakh's hidden Buddhist sanctuary: the sumtsek*, Boston: Shambhala, 1996, pp.218-219.



得，正等觉佛位也能获得”¹为目的而盛行于吐蕃占领期的敦煌及早期的西藏西部”²。

原本在西藏流行的用于为死者超度使用的恶趣清净怛特罗和恶趣清净系的曼荼罗，在吐蕃占领期的敦煌由吐蕃人带到敦煌及河西走廊一带，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当地的丧葬习俗，这在法藏敦煌藏文佛教文献P.T.37号卷子中可找到源头。并且，在该卷子的第四节《宝篋》中已出现对西方净土的向往与崇拜，以及寄往死者免遭地狱饿鬼，顺利往生极乐净土的强烈意念。而从藏经洞发现的属恶趣清净系的白描曼荼罗Pelliot Chinois No.3937与种子曼荼罗Pelliot Tibétain No.389基本上是基于藏文卷子Stein.No.579(恶趣清净怛特罗)绘制的图像，在图像上两者虽有相异之处，但均采用了八辐轮这一古老的构图方式，其图像功能也主要是用于超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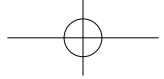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在敦煌西夏时期的榆林3窟中，其南壁西侧的九佛顶曼荼罗与南壁中央的观无量寿经变、南壁东侧的佛顶尊胜佛母曼荼罗共处同一壁面，与北壁金刚界曼荼罗、无量寿经变、摩利支天曼荼罗相对应。其中九佛顶曼荼罗在此依旧延续着早期该曼荼罗固有功能，更多地发挥着超度、净除恶趣的功能。同时它与正面的金刚界曼荼罗(北壁西北侧)、窟顶的金刚界五方佛曼荼罗相结合，呈现出瑜伽密续的内在思想。

西藏西部的帕尔嘎尔布、卡俄普、东嘎3号窟及阿奇寺佛堂均建造于13世纪前后，其年代相差不远。该时期西藏西部属恶趣清净新译派中的九佛顶曼荼罗已渐失其原有的浓郁的超度性，而更是多地和瑜伽续部曼荼罗搭配，共处同一个石窟或佛殿内，着重反映着瑜伽密续的思想体系并为密教修行者服务。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蒙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张长虹副教授惠赐帕尔嘎尔布石窟九佛顶曼荼罗的图片资料，谨此致以谢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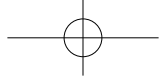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¹ 释迦比丘曲杰贝译：《如来应供正等觉一切恶趣圆满净治荣宝王品》，拉萨版《甘珠尔》密宗部“dza”函，第440叶，a面。见才让：《法藏敦煌藏文佛教文献P.T.37号译释》，前揭《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24。

² 在11—12世纪的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恶趣清净曼荼罗亦多用于净除恶趣，护佑亡灵的功能。如《仁钦桑布传》记载：仁钦桑布父亲去世时，他远在克什米尔求学不能一时回家，心里无比悔恨，于是依父亲生前之旨意绘制了七幅恶趣清净曼荼罗。母亲仙逝，他祭献了恶趣清净曼荼罗，并为其起塔以表回念。天喇嘛意西沃卧病在床，他赶忙去见他，但因病急而薨。在他(意西沃)的葬礼仪式上，仁钦桑布亲自作为译师并为他做了恶趣清净仪轨。藏文原文：yab ni sngon du grongs nas mi bzhugs skad/ kha che nas log nas ma 'ongs bsam nas 'gyod pa drag po skyes gsungs so / yab kyi don du ngan song sbyong ba'i dkyil 'khor bdun mdzad do // de nas kyu wang du yum grongs nas byon te / dpal ngan song sbyong ba'i dkyil 'khor gyi zhal gsum phye / yum gyi don du gtsug khang gcig bzhengs nas rab gnas zhal bsro mdzad pa dang/ lha bla ma ye shes 'od snyung bar gnas nas / myur du zhal mjal du byon pa la / snyung gzhi drag po gcig gis zin nas zhal ma mjal lo / gdung mchod ngan song sbyong ba la sogs pa ni / lo tstsha ba khong rang gis mdzad do // 详见Khyi rang pa Dzna na sri, "byang chub sams dpa' lo tstsha ba rin chen bzang po'i 'khrungs rabs dka' spyad sgron ma rnam thar shel gyi phreng lu gu rgyud", 见: *Collected biographical material about Lo chen rin chen bzang po and his subsequent reembodyments: A reproduction of a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from the library of Dkyil Monastery in Spite*, Delhi: Laxmi Printing Works, 1977, p.86.3-86.5; pp.95.2-96.1。此外，据白玛噶波著述的《佛法源流·教莲盛开之日》记载，仁钦桑布在迦湿弥罗从宝金刚(Ratnavajra)学到了瑜伽部怛特罗传轨和与此相关的曼荼罗仪轨，并向诺布林巴(Nor bu gling pa)请教了《恶趣清净怛特罗》以及方便怛特罗等，还与佛吉祥寂(Buddhaśrīśānti)、金铠(Kanakavarman)分别合译了《一切恶趣清净曼荼罗仪轨》(*nGan song thams cad yongs su sbyong ba'i kkyil 'khor gyi cho ga zhes bya ba*, 德格版第2635号, 北京版第3460号)和《一切恶趣清净死尸护摩仪轨》(*nGan song thams cad yongs su sbyong ba'i ro'i sbyin sreg gi cho ga*, 德格版第2632号, 北京版第3459号)。



[附表一] 悉趣清净系九佛顶37尊曼荼罗尊格群梵、藏、汉名比照表

	方位	梵文尊名	藏文尊名	汉文尊名
主尊	中央	1. Śākyamuni	Sa kya seng ge	释迦(狮子)佛
八佛顶	东	2. Vajroṣṇīṣa	rDo rje gtsug tor	金刚大佛顶
	南	3. Ratnoṣṇīṣa	Rin chen gtsug tor	宝佛顶
	西	4. Padmoṣṇīṣa	Pad ma gtsug tor	莲花顶
	北	5. Viśvoṣṇīṣa	sNa tshogs gtsug tor	羯磨顶
	东南	6. Tejoṣṇīṣa	gTsug tor gzi brjid	光明顶
	西南	7. Dhvajoṣṇīṣa	gTsug tor rgyal mtshan	宝幢佛
	西北	8. Tikṣṇoṣṇīṣa	gTsug tor rmon po	利佛顶
	东北	9. Chatroṣṇīṣa	gTsug tor gdugs dkar	白伞盖佛顶
内四供养	东南	10. Lāsyā	sGeg mo	喜菩萨
	西南	11. Mālā	Phreng ba ma	鬘菩萨
	西北	12. Gitā	Glu ma	歌菩萨
	东北	13. Nr̥tyā	Gar ma	舞菩萨
外四供养	东南	14. Puṣpā	Me tog ma	花菩萨
	西南	15. Dhūpā	bDug spos ma	香菩萨
	西北	16. Dipā	Mar me ma	灯菩萨
	东北	17. Gandhā	Dri chab ma	涂菩萨
十六大菩萨	东	18. Maitreya	Byams pa	慈氏菩萨
	东	19. Amoghadarśin	mThong ba don yod	不空见菩萨
	东	20. Sarvāpāyañjaha	Ngan so kun 'dren	除一切罪障菩萨
	东	21. Sarvaśokata monirghātamati	Mya ngan dang mun pa thams cad 'joms pa'i blo gro	破一切幽暗菩萨
	南	22. Gandhahastin	sPos kyi glang po	香象菩萨
	南	23. Śūraengama	dPa' bar 'gro ba	勇猛菩萨
	南	24. Gaganagañja	Nam mkha' mdzod	虚空藏菩萨
	南	25. Jñānaketu	Ye shes tog	智幢菩萨
	西	26. Amṛtaprabha	bDud rtsi'i 'od	甘露光菩萨
	西	27. Candraprabha	Zla ba'i 'od	月光菩萨
	西	28. Bhadrāpāla	bZang skyong	贤护菩萨
	西	29. Jālinīprabha	Dra ba can gyi 'od	炽盛光菩萨
	北	30. Vajragarbha	rDo rje snying po	金刚藏菩萨
	北	31. Akṣayamati	Blo gros mi zad pa	无尽意菩萨
	北	32. Pratibhānakūṭa	sPobs pa brtsegs pa	辩积菩萨
	北	33. Samantabhadra	Kun tu bzang po	普贤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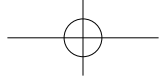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续附表一]

	方位	梵文尊名	藏文尊名	汉文尊名
四 摄 菩 萨	东	34. Vajrankuśa	rDo rje lcags kyu	金刚钩菩萨
	南	35. Vajrapāśa	rDo rje zhags pa	金刚索菩萨
	西	36. Vajrasphoṭa	rDo rje lcags sgrog	金刚锁菩萨
	北	37. Vajrāveśa	rDo rje 'bebs pa	金刚铃菩萨

[附表二] 悉趣清净系九佛顶37尊曼荼罗诸文本图像比照表

尊格	《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悉趣经》			《清净一切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悉趣威光王仪轨一份》			Buddhaguhyā (BG)的注释			Nishpannayogavali《究竟瑜伽鬘》			
	身色	右手	左手	身色	右手	左手	身色	右手	左手	身色	右手	左手	
释迦佛					转法轮印		黄白			黄	转法轮印		
金刚大佛顶	白	触地印		白	触地印			金刚	铃	白	触地印		
宝佛顶	大青	施愿印		青	与愿印		赤	轮		青色	与愿印		
莲花顶	赤	禅定印		如红莲花	禅定印		青	金刚		赤	禅定印		
羯磨顶	绿	无畏印		绿	无畏印		绿	冠		绿	无畏印		
光明顶	赤白	日轮	按腰间	赤白	太阳	按腰侧	赤黄	云聚		赤白	日	按腰侧	
宝幢佛	赤黑	如意宝幢		赤黑	如意宝幢		白	顶髻		紫黑	如意宝幢		
利佛顶	虚空	剑	经书	虚空	剑	经书	淡红	剑		蔚蓝	剑	经书	
白伞盖佛顶	纯白	白伞盖		月色	白伞		浅蓝	杖		白	伞盖		
喜菩萨	经典仅记载：香花灯涂、喜舞歌鬘内外八菩萨等，于曼荼罗轮外，次第各依本位莲花座上，如是安已。			白	无详述		白	金刚		白	有两臂持物无记载		
鬘菩萨				黄	无详述		黄	鬘		黄			
歌菩萨				赤	无详述		赤	琵琶		赤			
舞菩萨				绿	无详述		绿	两手舞姿		绿			
花菩萨				黄	花		黄	花		白	花		
香菩萨				白	香炉		白	香炉		黑	有两臂持物无记载		
灯菩萨				赤	灯		赤	灯		红			
涂菩萨				绿	涂香器		绿	涂香器		绿			
慈氏	黄	龙花树枝		黄	龙树花	净瓶	黄	龙树花	净瓶	黄	龙树花	净瓶	
不空见	黄	莲华	按腰侧	黄	莲花眼	按腰侧	黄	莲花上有花目	按腰侧		莲花上有眼睛	作拳按腰侧	
除一切罪障	白	钩	军持	白	铁钩		白	火焰的钩		白	铁钩		
破一切幽暗	黄白	宝杖	作拳按腰侧	黄白	杖	作拳按腰侧	黄白	杖	按左腰侧	黄白	杖	作拳按腰侧	
香象	绿	擎香象	按腰侧	白寿	盛满香水的海螺	作拳按腰侧	白绿	香象	按左腰侧	白绿	香螺盘	作拳按腰侧	
勇猛	白	剑	作拳按腰侧	水晶	剑	作拳按腰侧	白	剑	作拳按腰侧	白	剑	作拳按腰侧	
虚空藏	虚空或黄白	莲花花上有妙法藏	按腰侧	黄白	莲花上有妙法藏	按腰侧	黄白	莲花	按左腰侧	黄白	莲花上有法藏	作拳按腰侧	
智幢	大青	如意宝幢	作拳按腰间	青	如意宝幢	按腰侧	青	幢	按左腰侧	青	如意宝幢	作拳按腰侧	



[续附表二]

尊格	《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			《清净一切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恶趣威光王仪轨一份》			Buddhaguhya (BG)的注释			Nishpannayogavali《究竟瑜伽鬘》		
	身色	右手	左手	身色	右手	左手	身色	右手	左手	身色	右手	左手
甘露光	月色	甘露瓶	作拳按腰侧	月色	宝冠上部持甘露瓶	按腰侧	白	瓶	作拳按腰侧	白	宝冠上部持甘露瓶	作拳按腰侧
月光	白	开敷莲花花上有月	作拳按腰侧	白	开敷莲花花上有月	作拳按腰侧	白	莲花上有月	作拳按腰侧	白	莲花上有月	作拳按腰侧
贤护	赤白	炽盛光明宝	作拳按腰侧	赤白	炽盛光明宝	作拳按腰侧	白赤	宝焰	作拳按腰侧	白	闪烁的珍宝	作拳按腰侧
炽盛光	赤	金刚半惹啰		赤	金刚婆		赤	金刚铃		赤	金刚宝帐	作拳按腰侧
金刚藏	青白	优钵罗花 花上有杵	按腰侧	青白	青色莲花 上有金刚	作拳按腰侧	灰蓝	莲花上有 金刚	按左腰侧	青	青色优 钵罗花 花上有杵	作拳按腰侧
无尽意	月白	二手持知阇伽瓶		月色	智慧瓶			两手金刚和瓶		白	盛满甘露的瓶	
辩积	浅绿	莲花花上 有宝积	作拳按腰侧	赤	莲花花上 有宝积	作拳按腰侧	赤	莲花上有 宝积	按左腰侧	赤	莲花上有 宝积	作拳按腰侧
普贤	黄	宝树枝	作拳按腰侧	黄	宝穗	作拳按腰侧	黄	宝穗	按左腰侧	黄	宝穗	作拳按腰侧
金刚钩	月色	无记载		无记载	无详细记载		白	钩		白	铁钩	
金刚索	黄	金刚索		无记载	无详细记载		黄	索		青	索	
金刚锁	赤	金刚锁		无记载	无详细记载		赤	锁		赤	锁链	
金刚铃	玻璃	金刚铃		无记载	无详细记载		无	铃		绿	金刚铃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何芳)